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三

經濟編

臣類

相業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 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

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為沛公蕭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

宋太祖版籍此意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

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明皇以休爲黄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宫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

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

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頴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頴上之。且改頴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頴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際。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毎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敢然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毋以致君自負、常爲眞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

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眞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

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耶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對丘門隘廳事前僅容

旋焉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寛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王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謹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賔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

兩謫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
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
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
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
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眞宰
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
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
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
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且其心惜孰若勿為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且遺令削髮披緇以歛益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謚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晩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

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弼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
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
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
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
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
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

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敎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

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沓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閒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覩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可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歎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沼櫪馬皆驚神宗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

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佯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教

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守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禀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哲宗既相堯俘范純仁請去益切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眞氏稱制與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受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社稷臣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觸即翟璜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内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
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
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
黃不悦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
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
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
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
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
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

漸曰觸夫對于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

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决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閒夫卒子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暝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

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
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華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
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
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
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蒙穀結鬬于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
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
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
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
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加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

儒臣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

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

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于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

曹合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上

唐初詔勑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琹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

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内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羣連署然後進之奉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

重厚然巳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

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章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為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王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

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四

經濟編

臣類

優禮大臣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

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漢高帝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令事少問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

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

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章帝尊師傅詔

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陳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與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又不敢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責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慎國典下

防感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廸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掘仰者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尚彌

篤至意難達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大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徵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

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
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
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
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琊恭王宜稱皇考循又
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
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
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乖典之教也累表固
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于不
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
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
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
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宋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
此淪没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居第没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真宗聞之出內
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
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

內侍省置簿爲掌儀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

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狎侮大臣

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

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遠遠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

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型雖監門之養不觳于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足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

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
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
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
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
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
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于代前已因蒙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

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詞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

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是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令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幷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爲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

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臭乳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

由稽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凉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巂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爲獄辭結奏誅之屍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宋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

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卨喜曰、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卨又使鵬華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逆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獄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

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嘗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

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
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
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
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
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
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
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
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
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識者遂以爲異云

功臣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

以富而驕　以驕而淫　以淫而亡

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漢司馬遷高祖功臣年表

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非體）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

位次皆曰平陽矦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

亦失言

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人臣不可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倣此意其爲將如此衞青

傳贊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羣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兹遺功焉、於是紹封晉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安帝續封功臣詔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

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

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范曄功臣論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
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
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
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
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開
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
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
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
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
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

乃頓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論平陳事熲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能讓初上嘗使熲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勑或說熲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爲虛行矣熲又言之

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麗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業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絶

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殺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

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忽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人編類纂